

第七十回

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

话说周景王十二年，楚灵王既灭陈、蔡，又迁许、胡、沈、道、房、申六小国于荆山之地，百姓流离，道路嗟怨。灵王自谓天下可唾手而得，日夜宴息于章华之台，欲遣使至周，求其九鼎，以为楚国之镇。右尹郑丹曰：“今齐、晋尚强，吴、越未服，周虽畏楚，恐诸侯有后言也。”灵王愤然曰：“寡人几忘之。前会申之时，赦徐子之罪，同于伐吴，徐旋附吴，不为尽力。今寡人先伐徐，次及吴，自江以东，皆为楚属，则天下已定其半矣。”乃使薳罢同蔡洵奉世子禄居守，大阅车马，东行狩于州来，次于颍水之尾。使司马督率车三百乘伐徐，围其城。灵王大军屯于乾溪，以为声援。时周景王之十五年，楚灵王之十一年也。

冬月，值大雪，积深三尺有余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彤云蔽天风怒号，飞来雪片如鹅毛。

忽然群峰失青色，等闲平地生银涛。

千树寒巢僵鸟雀，红炉不暖重裘薄。

比际从军更可怜，铁衣冰凝愁难著。

灵王问左右：“向有秦国所献‘复陶裘’、‘翠羽被’，可取来服之。”左右将裘被呈上。灵王服裘加被，头带皮冠，足穿豹舄，执紫丝鞭，出帐前看雪。有右尹郑丹来见，灵王去冠被，舍鞭，与之立而语。灵王曰：“寒甚！”郑丹对曰：“王重裘豹舄，身居虎帐，犹且苦寒，况军士单褐露踝，顶兜穿甲，执兵于风雪之中，其苦何如？王何不返驾国都，召回伐徐之师，俟来春天气和暖，再图征进，岂不两便？”灵王曰：“卿言甚善！然吾自用兵以来，所向必克，司马旦晚必有捷音矣。”郑丹对曰：“徐与陈、蔡不同。陈、蔡近楚，久在宇下，而徐在楚东北三千余里，又附吴为重。王贪伐徐之功，使三军久顿于外，受劳冻之苦，万一国有内变，军士离心，窃为王危之。”灵王笑曰：“穿封戍在陈，弃疾在蔡，伍举与太子居守，是三楚也，

寡人又何虑哉？”言未毕，左史倚相趋过王前，灵王指谓郑丹曰：“此博物之士也，凡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邱》，无不通晓，子革其善视之。”郑丹对曰：“王之言过矣。昔周穆王乘八骏之马，周行天下，祭公谋父作《祈招》之诗，以谏止王心，穆王闻谏返国，得免于祸。臣曾以此诗问倚相，相不知也，本朝之事，尚然不知，安能及远乎？”灵王曰：“《祈招》之诗如何？能为寡人诵之否？”郑丹对曰：“臣能诵之。诗曰：‘祈招之愔愔，式昭德音。思我王度，式如玉，式如金。形民之力，而无醉饱之心。’”灵王曰：“此诗何解？”郑丹对曰：“愔愔者，安和之貌。言祈父所掌甲兵，享安和之福，用能昭我王之德音，比于玉之坚，金之重。所以然者，由我王能恤民力，适可而止，去其醉饱过盈之心故也。”灵王知其讽己，默然无言。良久曰：“卿且退，容寡人思之。”是夜，灵王意欲班师，忽谍报：“司马督屡败徐师，遂围徐。”灵王曰：“徐可灭也。”遂留乾溪。自冬逾春，日逐射猎为乐，方役百姓筑台建宫，不思返国。

时蔡大夫归生之子朝吴，臣事蔡公弃疾，日夜谋复蔡国，与其宰观从商议。观从曰：“楚王黥兵远出，久而不返，内虚外怨，此天亡之日也。失此机会，蔡不可复封矣。”朝吴曰：“欲复蔡，计将安出？”观从曰：“逆虔之立，三公子心皆不服，独力不及耳。诚假以蔡公之命，召子干、子晰，如此恁般，楚可得也。得楚，则逆虔之巢穴已毁，不死何为？及嗣王之世，蔡必复矣。”朝吴从其谋，使观从假传蔡公之命，召子干于晋，召子晰于郑，言：“蔡公愿以陈、蔡之师，纳二公子于楚，以拒逆虔。”子干、子晰大喜，齐至蔡郊，来会弃疾。观从先归报朝吴。朝吴出郊谓二公子曰：“蔡公实未有命，然可劫而取也。”子干、子晰有惧色。朝吴曰：“王佚游不返，国虚无备，而祭洧念杀父之仇，以有事为幸。斗成然为郊尹，与蔡公相善，蔡公举事，必为内应。穿封戌虽封于陈，其意不亲附王，若蔡公召之，必来。以陈、蔡之众袭空虚之楚，如探囊取物，公子勿虑不成也。”这几句话，说透利害，子干、子晰方才放心，曰：“愿终听教。”朝吴请盟，乃刑牲歃血，誓为先君郑敖报仇。口中说誓，虽则如此，誓书上却把蔡公装首，言欲与子干、子晰共袭逆虔，掘地为坎，用牲加书于上而埋之。

事毕，遂以家众导子干、子晰袭入蔡城。蔡公方早餐，猝见二公子到，出意外，大惊，欲起避。朝吴随至，直前执蔡公之袂曰：“事已至此，公将何往？”子干、子晰抱蔡公大哭，言：“逆虔无道，弑史杀侄，又放逐我等，我二人此来，欲借汝兵力，报兄之仇，事成，当以王位属子。”弃疾仓皇无计，答曰：“且请从容商议。”朝吴曰：“二公子馁矣，有餐且共食。”子干、子晰食讫，朝吴使速行，遂宣言于众曰：“蔡公实召二公子，同与大事，已盟于郊，遣二公子先行入楚矣。”弃疾

止之曰：“勿诬我！”朝吴曰：“郊外坎牲载书，岂无有见之者？公勿讳，但速速成军，共取富贵，乃为上策。”朝吴乃复号于市曰：“楚王无道，灭我蔡国，今蔡公许复封我，汝等皆蔡百姓，岂忍宗祀沦亡？可共随蔡公赶上二公子，一同入楚。”蔡人闻呼，一时俱集，各执器械，集于蔡公之门。朝吴曰：“人心已齐，公宜急抚而用之，不然有变！”弃疾曰：“汝迫我上虎背耶？计将安出？”朝吴曰：“二公子尚在郊，宜急与之合，悉起蔡众，吾往说陈公，帅师从公。”弃疾从之。子干、子晰率其众与蔡公合。

朝吴使观从星夜至陈，欲见陈公。路中遇陈人夏啮，乃夏征舒之玄孙，与观从平素相识，告以复蔡之意。夏啮曰：“吾在陈公门下用事，亦思为复陈之计，今陈公病已不起，子不必往见，子先归蔡，吾当率陈人为一队。”观从回报蔡公，朝吴又作书密致蔡洧，使为内应。蔡公以家臣须务牟为先锋，史犂副之，使观从为向导，率精甲先行，恰好陈夏啮亦起陈众来到。夏啮曰：“穿封戌已死，吾以大义晓谕陈人，特来助义。”蔡公大喜，使朝吴率蔡人为右军，夏啮率陈人为左军，曰：“掩袭之事，不可迟也！”乃星夜望郢都进发。蔡洧闻蔡公兵到，先遣心腹出城送款，斗成然迎蔡公于郊外。令尹蕩罢方欲敛兵设守，蔡洧开门以纳蔡师，须务牟先入，呼曰：“蔡公攻杀楚王于乾溪，大军已临城矣！”国人恶灵王无道，皆愿蔡公为王，无肯拒敌者。蕩罢欲奉世子禄出奔，须务牟兵已围王宫，蕩罢不能入，回家自刎而死，哀哉！胡曾先生有诗云：

漫夸私党能扶主，谁料强都已酿奸。

若遇郑敖泉壤下，一般恶死有何颜？

蔡公大兵随后俱到，攻入王宫，遇世子禄及公子罢敌，皆杀之。蔡公扫除王宫，欲奉子干为王；子干辞。蔡公曰：“长幼不可废也。”子干乃即位，以子晰为令尹，蔡公为司马。朝吴私谓蔡公曰：“公首倡义举，奈何以王位让人耶？”蔡公曰：“灵王犹在乾溪，国未定也。且越二兄而自立，人将议我。”朝吴已会其意，乃献谋曰：“王卒暴露已久，必然思归，若遣人以利害招之，必然奔溃，大军继之，王可擒也。”蔡公以为然，乃使观从往乾溪，告其众曰：“蔡公已入楚，杀王二子，奉子干为王矣。今新王有令：‘先归者复其田里，后归者剿之，有相从者，罪及三族，或以饮食馈献，罪亦如之。’”军士闻之，一时散其大半。

灵王尚醉卧于乾溪之台，郑丹慌忙入报。灵王闻二子被杀，自床上投身于地，放声大哭。郑丹曰：“军心已离，王宜速返！”灵王拭泪言曰：“人之爱其子，亦如寡人否？”郑丹曰：“鸟兽犹知爱子，何况人也？”灵王叹曰：“寡人杀人子多矣！人杀吾子，何足怪！”少顷，哨马报：“新王遣蔡公为大将，同斗成然率陈、蔡二国

之兵，杀奔乾溪来了。”灵王大怒曰：“寡人待成然不薄，安敢叛吾？宁一战而死，不可束手就缚！”遂拔寨都起，自夏口从汉水而上，至于襄州，欲以袭郢。士卒一路奔逃，灵王自拔剑杀数人，犹不能止，比到訾梁，从者才百人耳。灵王曰：“事不济矣！”乃解其冠服，悬于岸柳之上。郑丹曰：“王且至近郊，以察国人之向背何如？”灵王曰：“国人皆叛，何待察乎？”郑丹曰：“若不然，出奔他国，乞师以自救亦可。”灵王曰：“诸侯谁爱我者？吾闻大福不再，徒自取辱。”郑丹见不从其计，恐自己获罪，即与倚相私奔归楚。

灵王不见了郑丹，手足无措，徘徊于釐泽之间，从人尽散，只剩单身。腹中饥饿，欲往乡村觅食，又不识路径，村人也有晓得是楚王的，因闻逃散的军士传说，新王法令甚严，那个不怕，各远远闪开。灵王一连三日，没有饮食下咽，饿倒在地，不能行动。单单只有两目睁开，看著路旁，专望一识面之人，经过此地，便是救星。忽遇一人前来，认得是旧时守门之吏，比时唤作涓人，名畴，灵王叫道：“畴，可救我！”涓人畴见是灵王呼唤，只得上前叩头。灵王曰：“寡人饿三日矣！汝为寡人觅一盂饭，尚延寡人呼吸之命。”畴曰：“百姓皆惧新王之令，臣何从得食？”灵王叹气一口，命畴近身而坐，以头枕其股，且安息片时。畴候灵王睡去，取土块为枕以代股，遂奔逃去讠。灵王醒来，唤畴不应，摸所枕，乃土块也。不觉呼天痛哭，有声无气。须臾，又有一人乘小车而至，认得灵王声音，下车视之，果是灵王，乃拜倒在地，问曰：“大王为何到此地位？”灵王流泪满面，问曰：“卿何人也？”其人奏曰：“臣姓申名亥，乃芋尹申无宇之子也。臣父两次得罪于吾王，王赦不诛，臣父往岁临终嘱臣曰：‘吾受王两次不杀之恩，他日王若有难，汝必舍命相从！’臣牢记在心，不敢有忘。近传闻郢都已破，子干自立，星夜奔至乾溪，不见吾王，一路追寻到此，不期天遣相逢。今遍地皆蔡公之党，王不可他适。臣家在棘村，离此不远，王可暂至臣家，再作商议。”乃以干糒跪进，灵王勉强下咽，稍能起立。申亥扶之上车，至于棘村。灵王平昔住的是章华之台，崇宫邃室，今日观看申亥农庄之家，竿门蓬户，低头而入，好生凄凉，泪流不止。申亥跪曰：“吾王请宽心。此处幽僻，无行人来往，暂住数日，打听国中事情，再作进退。”灵王悲不能语。申亥又跪进饮食，灵王只是啼哭，全不沾唇。亥乃使其亲生二女侍寝，以悦灵王之意。王衣不解带，一夜悲叹，至五更时分，不闻悲声。二女启门报其父曰：“王已自缢于寝所矣。”胡曾先生咏史诗曰：

茫茫衰草没章华，因笑灵王昔好奢。

台土未干箫管绝，可怜身死野人家。

申亥闻灵王之死，不胜悲恻，乃亲自殓殓，杀其二女以殉葬焉。后人论申亥感灵

王之恩，葬之是矣，以二女殉，不亦过乎？有诗叹曰：

章华霸业已沉沦，二女何辜伴窀穸。

堪恨暴君身死后，余殃犹自及闺人。

时蔡公引著斗成然、朝吴、夏啮众将，追灵王于乾溪。半路遇著郑丹、倚相二人，述楚王如此恁般：“今侍卫俱散，独身求死，某不忍见，是以去之。”蔡公曰：“汝今何往？”二人曰：“欲还国中耳。”蔡公曰：“公等且住我军中，同访楚王下落，然后同归可也。”蔡公引大军寻访，及于訾梁，并无踪迹。有村人知是蔡公，以楚王冠服来献，言：“三日前，于岸柳上得之。”蔡公问曰：“汝知王生死否？”村人曰：“不知。”蔡公收其冠服，重赏之而去。蔡公更欲追寻，朝吴进曰：“楚王去其衣冠，势穷力敝，多分死于沟渠，不足再究，但子干在位，若发号施令，收拾民心，不可图矣。”蔡公曰：“然则若何？”朝吴曰：“楚王在外，国人未知下落，乘此人心未定之时，使数十小卒，假称败兵，绕城相呼，言：‘楚王大兵将到！’再令斗成然归报子干，如此如此。子干、子晰皆懦弱无谋之辈，一闻此信，必惊惶自尽。明公徐徐整旅而归，稳坐宝位，高枕无忧，岂不美哉？”

蔡公然之。乃遣观从引小卒百余人，诈作败兵，奔回郢都，绕城而走，呼曰：“蔡公兵败被杀，楚王大兵，随后便至！”国人信以为实，莫不惊骇。须臾，斗成然至，所言相同，国人益信，皆上城了望。成然奔告子干，言：“楚王甚怒，来讨君擅立之罪，欲如蔡般、齐庆封故事，君须早自为计，免致受辱，臣亦逃命去矣。”言讫，奔狂而出。子干乃召子晰言之，子晰曰：“此朝吴误我也。”兄弟相抱而哭。宫外又传：“楚王兵已入城！”子晰先拔佩剑，刎其喉而死，子干慌迫，亦取剑自刎。宫中大乱，宦官宫女，相惊自杀者，横于宫掖，号哭之声不绝。斗成然引众复入，扫除尸首，率百官迎接蔡公。国人不知，尚疑来者是灵王，及入城，乃蔡公也，方悟前后报信，皆出蔡公之计。蔡公既入城，即位，改名熊居，是为平王。昔年共王曾祷于神，当璧而拜者为君，至是果验矣。国人尚未知灵王已死，人情汹汹，尝中夜讹传王到，男女皆惊起，开门外探，平王患之，乃密与观从谋，使于汉水之傍，取死尸加以灵王冠服，从上流放至下流，诈云已得楚王尸首，殓于訾梁，归报平王。平王使斗成然往营葬事，谥曰灵王，然后出榜安慰国人，人心始定。后三年，平王复访求灵王之尸，申亥以葬处告，乃迁葬焉，此是后话。

却说司马督等围徐，久而无功，惧为灵王所诛，不敢归，阴与徐通，列营相守。闻灵王兵溃被杀，乃解围班师，行至豫章，吴公子光率师要击，败之，司马督与三百乘悉为吴所获。光乘胜取楚州来之邑，此皆灵王无道之所致也。

再说楚平王安集楚众，以公子之礼葬子干、子晰，录功用贤，以斗成然为令

尹，阳句字子瑕，为左尹。念蘧掩、伯州犁之冤死，乃以犁子郤宛为右尹，掩弟蘧射、蘧越俱为大夫，朝吴、夏啮、蔡洧俱拜下大夫之职，以公子魴敢战，使为司马。时伍举已卒，平王嘉其生前有直谏之美，封其子伍奢于连，号曰连公。奢子尚亦封于棠，为棠宰，号曰棠君。其他蘧启疆、郑丹等一班旧臣，官职如故。欲官观从，从言其先人开卜：“愿为卜尹。”平王从之。群臣谢恩，朝吴与蔡洧独不谢，欲辞官而去。平王问之，二人奏曰：“本辅吾王兴师袭楚，欲复蔡国，今王太位已定，而蔡之宗祀未沾血食，臣何面目立于王之朝乎？昔灵王以贪功兼并，致失人心，王反其所为，方能令人心悦服。欲反其所为，莫如复陈、蔡之祀。”平王曰：“善。”乃使人访求陈、蔡之后，得陈世子偃师之子名吴，蔡世子有之子名庐，乃命太史择吉，封吴为陈侯，是为陈惠公，庐为蔡侯，是为蔡平公，归国奉宗祀。朝吴、蔡洧随蔡平公归蔡，夏啮随陈惠公归陈。所率陈、蔡之众各从其主，厚加犒劳。前番灵王掳掠二国重器货宝，藏于楚库者，悉给还之，其所迁荆山六小国，悉令还归故土，秋毫无犯。各国君臣上下，欢声若雷，如枯木之再荣，朽骨之复活，此周景王十六年事也。髯翁有诗云：

枉竭民脂建二城，留将后主作人情。

早知故物仍还主，何苦当时受恶名。

平王长子名建，字子木，乃蔡国鄢阳封人之女所生，时年已长，乃立为世子，使连尹伍奢为太师。有楚人费无极，素事平王，善于贡谀，平王宠之，任为大夫。无极请事世子，乃以为少师，以奋扬为东宫司马。平王既即位，四境安谧，颇事声色之乐。吴取州来，王不能报。无极虽为世子少师，日在平王左右，从于淫乐，世子建恶其谄佞，颇疏远之。令尹斗成然恃功专恣，无极譖而杀之，以阳句为令尹。世子建每言成然之冤，无极心怀畏惧，由是阴与世子建有隙。无极又荐鄢将师于平王，使为右领，亦有宠，这段情节，且暂搁起。

话分两头，再说晋自筑祈宫之后，诸侯窥其志在苟安，皆有贰心。昭公新立，欲修复先人之业，闻齐侯遣晏婴如楚修聘，亦使人征朝于齐。齐景公见晋、楚多事，亦有意乘间图伯，欲观晋昭公之为，乃装束如晋，以勇士古冶子从行。方渡黄河，其左骖之马，乃景公所最爱者，即令圉人于从舟取至，系于船头，亲督圉人饲料。忽大雨骤至，波涛汹涌，舟船将覆。有大鼋舒头于水面，张开巨口，抢向船头，衔左骖之马，入于深渊。景公大惊。古冶子在侧，言曰：“君勿惧也，臣请为君索之。”乃解衣裸体，拔剑跃于水中，凌波踢浪而去。载沉载浮，顺流九里，望之无迹。景公叹曰：“冶子死矣！”少顷，风浪顿息，但见水面流红，古冶子左手挽骖马之尾，右手提血沥沥一颗鼋头，浴波而出。景公大骇曰：“真神

勇也！先君徒设勇爵，焉有勇士如此哉！”遂厚赏之。

既至绛州，见了晋昭公，昭公设宴享之。晋国是荀吴相礼，齐国是晏婴相礼。酒酣，晋侯曰：“筵中无以为乐，请为君侯投壶赌酒。”景公曰：“善。”左右设壶进矢，齐侯拱手让晋侯先投。晋侯举矢在手，荀吴进辞曰：“有酒如淮，有肉如坻，寡君中此，为诸侯师。”晋侯投矢，果中中壶，将余矢弃掷于地。晋臣皆伏地称：“千岁。”齐侯意殊不怪，举矢亦效其语曰：“有酒如澠，有肉如陵，寡人中此，与君代兴。”扑的投去，恰在中壶，与晋矢相并，齐侯大笑，亦弃余矢。晏婴亦伏地呼：“千岁！”晋侯勃然变色。荀吴谓齐景公曰：“君失言矣！今日辱赐敝邑，正以寡君世主夏盟之故。君曰‘代兴’，是何言也？”晏婴代答曰：“盟无常主，惟有德者居焉。昔齐失霸业晋方代之，若晋有德，谁敢不服？如其无德，吴、楚亦将迭进，岂惟敝邑！”羊舌肸曰：“晋已师诸侯矣，安用壶矢？此乃荀伯之失言也！”荀吴自知其误，嘿然不语。齐臣古冶子立于阶下，厉声曰：“日昃君劳，可辞席矣！”齐侯即逊谢而出，次日遂行。羊舌肸曰：“诸侯将有离心，不以威胁之，必失霸业。”晋侯以为然，乃大阅甲兵之数，总计有四千乘，甲士三十万人。羊舌肸曰：“德虽不足，而众可用也。”于是先遣使如周，请王臣降临为重，因遍请诸侯，约以秋七月俱集平邱相会，诸侯闻有王臣在会，无敢不赴者。

至期，晋昭公留韩起守国，率荀吴、魏舒、羊舌肸、羊舌鮒、籍谈、梁丙、张骼、智跖等，尽起四千乘之众，望濮阳城进发。连络三十余营，遍卫地皆晋兵。周卿士刘献公摯先到，齐、宋、鲁、卫、郑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十二路诸侯毕集，见晋师众盛，人人皆有惧色。既会，羊舌肸捧盘盂进曰：“先臣赵武，误从弭兵之约，与楚通好，楚虔无信，自取陨灭。今寡君欲效践土故事，徼惠于天子，以镇抚诸夏，请诸君同歃为信！”诸侯皆俯首曰：“敢不听命！”惟齐景公不应。羊舌肸曰：“齐侯岂不愿盟耶？”景公曰：“诸侯不服，是以寻盟；若皆用命，何以盟为？”羊舌肸曰：“践土之盟，不服者何国？君若不从，寡君惟是甲车四千乘，愿请罪于城下。”说犹未毕，坛上鸣鼓，各营俱建起大旆。景公虑其见袭，乃改辞谢曰：“大国既以盟不可废，寡人敢自外耶？”于是晋侯先歃，齐、宋以下相继。刘摯王臣不使与盟，但监临其事而已。邾、莒以鲁国屡屡侵伐，诉于晋侯，晋侯辞鲁昭公于会，执其上卿季孙意如，闭之幕中。子服惠伯私谓荀吴曰：“鲁地十倍邾、莒，晋若弃之，将改事齐、楚，于晋何益？且楚灭陈、蔡不救，而复弃兄弟之国乎？”荀吴然其言，以告韩起。起言于晋侯，乃纵意如奔归，自是诸侯益不直晋，晋不复能主盟矣。史臣有诗叹云：

侈心效楚筑 祁，列国离心复示威。

壶矢有灵侯统散，山河如故事全非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